相思门

上卷

菖蒲 著

非外借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相思门

上卷

菖蒲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相思门 / 菖蒲著 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
2016.12
ISBN 978-7-5500-1899-0

Ⅰ . ①相… Ⅱ . ①菖… Ⅲ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Ⅳ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 213114 号

相思门

菖蒲 著

出 版 人 姚雪雪　　出 品 人 柯利明　林苑中
特约监制 丁元元　　责任编辑 童子乐
特约策划 丁元元　　文字统筹 杨超男
营销统筹 蕊　蕊　　营销推广 曹木青　梁　迪
装帧设计 粉粉猫书装　　责任印制 张军伟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　　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　　邮编：33003
电　　话 0791-86895108（发行热线）　　0791-86894790（编辑热线）
网　　址 http://www.bhzwy.com
经　　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　　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 1/16　710mm × 980mm
印　　张 30　　字　　数 558 千字
版　　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　　印　　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　　号 ISBN 978-7-5500-1899-0
定　　价 59.80 元（全二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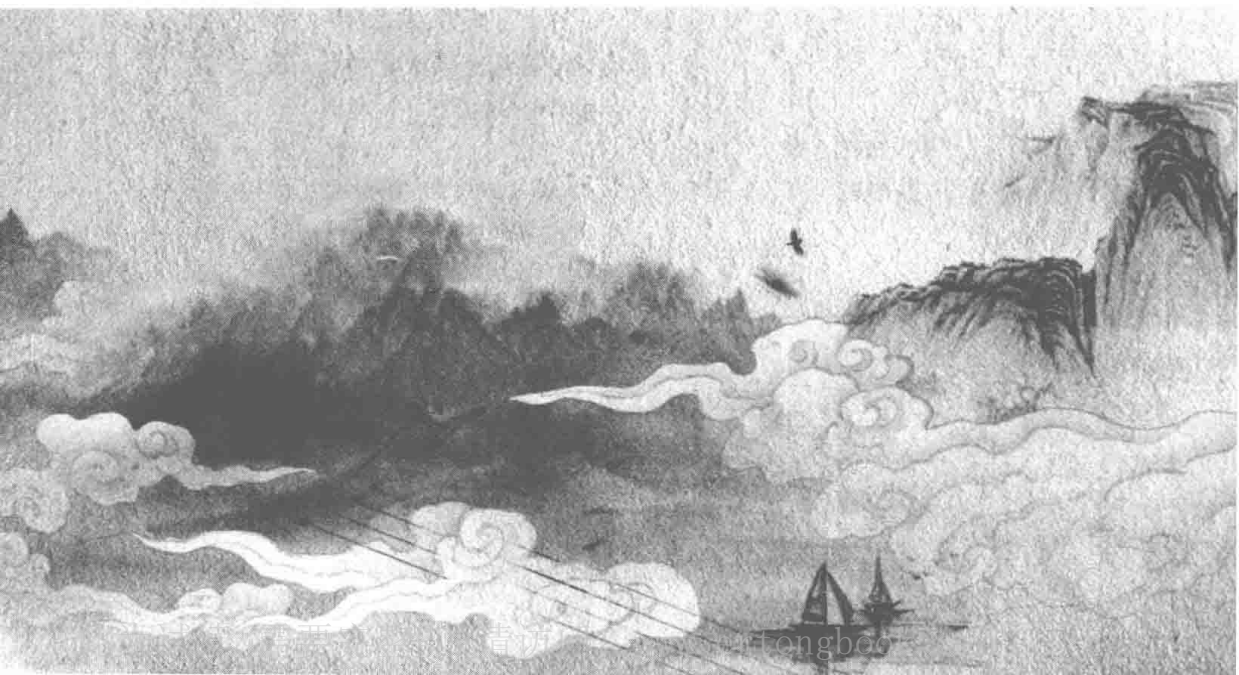
赣版权登字：05-2016-282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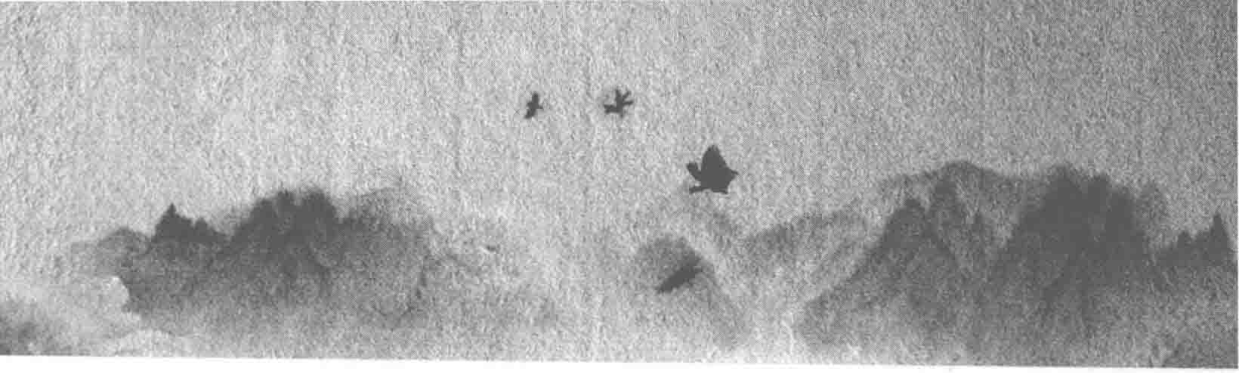
入我相思门

知我相思苦

第二篇　红衣

壹 - 赌你的右手 ／ 184
贰 - 苦主姓关 ／ 194
叁 - 迷雾 ／ 205
肆 - 他的秘密 ／ 216
伍 - 桃源 ／ 227
陆 - 暗香浮动 ／ 238
柒 - 彼我恩爱，一切寂灭 ／ 250
尾声 - 须弥山 ／ 262





上卷

第一篇　相思门

壹－秋水 ／ 002
贰－凌霄 ／ 015
叁－鬼镇 ／ 027
肆－夜店 ／ 051
伍－夜叉 ／ 065
陆－秋胡行 ／ 097
柒－刑天 ／ 112
捌－幻境 ／ 130
玖－相思 ／ 139
拾－杀机 ／ 153
尾声－共酹一梦浮生 ／ 175
后记－吾将归乎东路 ／ 179

第一篇 相思门

壹
秋水

天下堡有重璧台。

每年冬天，韦长歌总会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赏雪。

从高台上望下去，天下堡连绵的屋宇楼阁都收在眼底，白日里披了雪，远远看去，就只见一片朦胧的玉色，如重璧连璐。

地上放着火盆，没燃尽的细炭在灰白的余烬里露出点暗红颜色。

杯中有鹅黄美酒。

卷帘有联翩细雪。

虽是苦寒天气，但世上清欢，可有胜于此者？

韦长歌满足而微醺地叹了口气，一口气喝干了杯里残酒，击节歌道："风触楹兮月承幌，援绮衾兮坐芳缛。燎薰炉兮炳明烛，酌桂酒兮扬清曲……"

唱到最后一句，突然停住了，若有所思似的，叹了口气。

韦敬在一旁侍卫，听见了，小心翼翼地上来问道："堡主，怎么了？哪里不对吗？"

韦长歌看他一眼，微微一笑，道："没什么。只是这样的雪夜，一个人喝酒，未免还是寂寞了些，要是……"

话没说完，便听远处有人悠然作歌，却是接着他先前的调子唱道："曲既扬兮酒即陈，怀幽静兮驰遥思。怨年岁之易暮兮，伤后会之无因。君宁见阶上白雪，岂鲜耀于阳春……"

那歌声清亮而悠扬，在冷清的夜里遥遥地传开，空渺地回荡着，又譬若

风来暗香满，不着痕迹，已是慢慢地近了……

听到那声音，韦长歌的眼睛微微一亮，不自禁地笑了——每当这时候，他的眼睛总如天上晨星一般明亮而动人。

就连韦敬都忍不住笑起来，几步抢到门口，先把帘子掀了开来。

凛冽冷风霎时迎面扑来。

便见外面皎洁雪地上，一道人影踏着歌声翩然而来，翩若惊鸿，转瞬到了跟前，随着漫天风雪直闯进来。

韦长歌早笑着起身，亲自迎了上去，亲昵地道："来得正好！我正愁没人一起喝酒呢！"

若说这样的雪夜里，天下堡的堡主会想起什么人，会想要和什么人相酌对谈，那无疑便是眼前的青年了——

韦长歌迄今为止最好的朋友，洛阳苏家的大公子，微笑着跟在韦长歌身后，面上微微的薄红颜色，不知是因为赶路，还是因为外间的寒冷。裹一领雪白狐裘，目光流盼，站在煌煌灯火下，更加俊美得让人不敢直视。一进重璧台，先四周环顾了一圈，这才笑着打趣："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——韦堡主倒会享受！"

韦敬笑着道："苏大公子不知道，堡主刚才还在叹气呢，还好您来了！"

韦长歌笑笑，拉了苏妄言坐到自己对面，道："我这里风物皆宜，本来还缺个能一起喝酒的人，恰恰好你就来了，现下可真是齐全了！外面雪大，冷吗？快过来喝杯酒暖暖！"说着，亲自斟了一杯酒，放到苏妄言面前。

苏妄言扫了一眼，却不举杯。

韦长歌刚把杯子举到唇边，见他不喝，便也放了杯子，诧道："怎么了？"

苏妄言微微一笑，道："你不问我来干什么？"

韦长歌道："你来干什么？"

苏妄言一字一字道："我来救你。"

韦长歌一怔，笑道："我好好的，做什么要你救？"

苏妄言正色道："现在虽然好好的，过一会儿可就说不定了。"

韦长歌想了想，自己摇了摇头，一笑："过一会儿又能有什么事？"略略一顿，转向韦敬问道，"是最近有什么人要和天下堡为难吗？"

韦敬也摇了摇头："没有。"说完了，扬起头，又补了一句，"即便是有人

要和我们为难，天下堡又有何惧？”

苏妄言一笑，也不说话，解下身后剑匣，双手捧了，递到韦长歌面前。

韦长歌诧异地挑了挑眉，双手接过了。

匣中是一把式样古朴的佩剑，乍看并无甚特别之处，但，只抽开寸许已是清辉四射，整个重璧台都猛地光亮起来。那剑光映在壁上，通透澄澈，潋滟如水波一般。

韦长歌身为天下堡堡主，平素看惯了天下的神兵利器，但到这时候，却也忍不住低呼了一声“好剑”。

话音未落，却戛然而止。

一旁的韦敬也抽了口冷气——

剑鞘完全抽开后，出现在三人眼前的，竟是一柄断剑！

韦长歌好半天说不出话来，许久，才惋惜道：“真是好剑！便是当年的太阿湛卢，怕也不过如此吧！这把剑本该是二尺七寸长的，却生生断在了一尺二寸的地方，却不知道是怎么断的！只可惜了这样一把好剑……”

苏妄言只是含笑不语，走到火盆前俯下身，拿了火筷子，轻轻拨开火盆里堆了一层的炭灰。

明红火光闪动，那一簇簇的淡蓝火焰，越发烧得旺了。

韦长歌倚在案前，仔仔细细端详着掌中的断剑。

紫檀为柄，乌金缠耳，全不见半点多余的文饰，就只有剑脊上，刻着两个小小的篆字。

“秋水？”

韦长歌喃喃念道。

“秋水。这把剑的名字叫秋水。”

苏妄言淡淡解释。

韦长歌点了点头，继而抬起头看着他，惑道：“这剑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说你来救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苏妄言看他一眼，并不回答，悠悠然走回座前坐下了，振了振衣衫，这才慢吞吞开口。却是说了一句：“苏家有个剑阁。”

韦长歌皱了皱眉：“剑阁？”

“苏家男子，人人习剑。每个人一出生，父母就会为他铸一把剑，这把剑从此便会跟着主人一辈子——剑在我在，剑亡我死，真真正正是剑在人在。主人死后，照规矩，这些佩剑都会被收入剑阁供奉，以供后世子孙凭吊。哪怕人死在外头，找不到尸骨，苏家也一定会竭力把他的剑寻回来收入剑阁。到今年中秋，苏家的剑阁里已有整整四百七十六把剑了。”

苏妄言顿了顿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四百七十六把剑，就是四百七十六位苏家子弟，数百年来，多少江湖恩怨，多少风云变幻，统统都写在了这四百七十六把剑里……正因为如此，这剑阁便是苏家最紧要的地方，除了一年一度的家祭，任何人不许私自踏入剑阁一步。”

说到这里，苏妄言加重了语气：“敢有违者，必定重罚。”

韦长歌一心只想把事情追问明白，好不容易忍住了，耐着性子听他说到这里，突地心念一动，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。他低头看看手里的秋水剑，再抬头看看对座的苏妄言，喃喃问：“你……你该不会？”

苏妄言哈哈一笑，拍手道：“还是你明白我！你猜得没错——我闯了剑阁，这把秋水就是我从那里偷出来的！”

韦长歌便觉一股怒意直涌上来，就想痛骂苏妄言一顿，但话到了嘴边却又尽都成了无奈，沉下声道：“你要什么好剑，我这天下堡有的，自然是双手奉上，就是天下堡没有，我也会想法子去帮你弄了来。你偏要去偷把没用的断剑，到底是为什么？！”

说完了，恶狠狠地瞪着他。

苏妄言唇畔含笑，只是气定神闲迎上他目光。

好半天，韦长歌终于长长叹了口气，言下有些恨恨：“苏妄言！苏妄言！我真盼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这脾气！”

苏妄言吟吟笑道：“我去偷它，自然有我的原因。不过现下，这都不打紧。重要的是我得赶在他们来之前救你出去。”

韦长歌不由得张了张嘴，就要发问。

苏妄言不等他开口，抢着道：“不得私入剑阁，乃是苏家严令。我这次私闯剑阁，盗走藏剑，闯下了大祸。偏偏运气又不好，从剑阁出来的时候，不小心惊动了守卫。你不知道，那天晚上，真是好生热闹——火光照亮了半个洛阳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城，马蹄声响得几里之外都能听见——算起来，苏家怕是有十几年没这么倾巢出动过了！

“爹和二叔带着人一路紧追着我不放，我试了好几次都没办法脱身，反正到了附近，干脆就带着他们往你这里来了。方才在天下堡门口，守卫不敢拦我，我把爹和二叔甩在后面，就直接闯进来了。”

“亏得韦堡主你这里规矩大，我爹行事又方正，不敢跟我一样硬闯，这才叫我躲过去了。不过……”苏妄言略略一停，笑嘻嘻地道，“现在我爹就带人守在天下堡门口，怕是明天一早就会拿了拜帖进来找你要人了。”

说完又一笑，端起面前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韦长歌举着杯子的手就这么停在半空。

苏妄言看他一眼，微笑着道：“我本来是想，他们眼睁睁看着我进了天下堡，一定以为我是打算躲在你这里，我若再趁机悄悄折回去，他们必然不会料到。只是转念想想，我倒是一走了之，可苏家找你要人的时候，你却难免为难了。”

韦长歌只觉嘴里都是涩意，咬着牙道：“也没什么好为难的！苏家来要人，索性把你交出去也就是了，倒省了以后许多麻烦！”

苏妄言听了，竟长长叹了口气：“‘仗义每在屠狗辈，负心多是读书人’——我还以为堂堂天下堡的韦大堡主多少会和常人有些不同，原来也一样是不能共患难的。既然如此，也不必劳烦韦堡主，我自己出去就是了。”

作势就要起身。

韦长歌不由得失笑，忙探身牵住他衣袖：“苏大公子还是留步吧，我这负心人还等着公子救命呢！”

苏妄言也是一笑，面上却满是得意之色，问道：“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了？”

韦长歌苦笑着点点头。

韦敬到这时才明白过来，“啊”了一声，急急道：“我明白了！苏大侠明天一早就要跟堡主要人，堡主当然不能把苏公子交给他们，但若是不交人，只怕又会得罪了苏大侠——苏大公子，这事可怎么办好？”

苏妄言笑道：“你放心，你家堡主虽是负心人，我苏妄言却不能不学学城门屠狗人，仗义帮他一次。”

韦长歌道："那依你的意思，苏家找我要人，我该怎么办？"

苏妄言眨眨眼："天亮之前，你已经跟我一起上路了。苏家找不到你，又怎么能跟你要人？"

韦长歌一怔，低头看了看案前美酒，又抬眼看了看帘外飘飘扬扬的细雪，好半天，才有点遗憾又有点无奈地长长吐了口气："去哪？"

"锦城。"

苏妄言再喝了一杯酒，微笑着说。

天亮的时候，韦长歌和苏妄言已经在天下堡三十里之外。

百里挑一的良驹拉着马车快而平稳地驰在向南去的官道上。马车的窗户掩得密密实实，宽敞的车厢里暖意融融，教人几乎忘记了车外的寒冬天气。冬日的拂晓，分外静谧，唯有韦敬挥动马鞭的声音偶尔会隐约地传进车厢里。

韦长歌把秋水握在手里，翻来覆去地看。

对面，苏妄言裹紧了狐裘，正倚着车壁闭目小憩。

韦长歌悠悠叹了口气："我还是不明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把剑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？你宁可犯家规都要去偷它出来？"

苏妄言微微睁开眼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良久，缓缓开口道："今年，我又遇到了那个女人。"

韦长歌疑惑地皱了皱眉："女人？什么女人？"

"那个女人姓凌。我第一次见到她，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……"

苏妄言眯起眼，凝视着香炉里袅袅升起的白烟，娓娓说道。

那年冬天来得早，才十月，就下了雪。

下第一场雪的那个早上，女人来到了苏家。

女人自称姓凌，不到三十年纪，半旧夹袄，形容憔悴，却掩不住一段天生的娇柔国色，怀里紧紧抱着一个青布包袱，也不知是装着什么宝贝。

女人固执又难缠，偏巧这天能做主的长辈又都出了门，因此管家只得请出了在枕剑堂读书的苏妄言。但苏妄言听了女人的要求，却也是哭笑不得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女人的要求说来也很简单，来来去去，只一句，想求见苏家三公子。女人说，自己是苏三公子的故交，千里而来，有要事求见。

世人都知道，洛阳苏家家规森严，各房各支的子弟虽多，却只有长房嫡出的子弟能被人称一声“苏公子”。可是这一年，所谓的苏三公子——也就是苏妄言最小的弟弟，才刚满五岁，甚至还没有出过苏家大门——一个五岁孩童怎么会和这个姓凌的女人是故交？他又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，值得女人一大早找上门来？但不管苏妄言怎么问，女人都不肯说出来意，来来回回，只重复说着一句“告诉他有姓凌的故人相访，他自然就知道了”。

苏妄言一来拗不过女人，二来也好奇想看看她所谓的“要事”究竟是什么，便让家人把三弟领到了前厅。不出所料，睡眼惺忪的三弟见了女人果然是一脸茫然，但苏妄言没想到的是，女人好不容易见到了自己要求见的苏三公子，竟是勃然大怒！

女人愤愤地说：“我是苏三公子故交，远道而来，你们做什么弄个小孩子来糊弄我？！”

苏妄言满心好奇却没见到自己想见的发展，已经有些失望，听了她的质问，就更是不快，冷冰冰地道：“夫人要见苏三公子，我苏家便只有这一位三公子。既然舍弟不是夫人要找的故人，这就请回吧。”

就让人送那女人出去。

本来一脸怒意的女人却愣住了，像是终于明白了苏妄言并不是在和她开玩笑，好半天，就这么呆呆站着，眼神凄楚得可怜，最后什么也没说，就这么离开了。

苏妄言本也以为事情至此就算是结束了。但第二年的冬天，这个姓凌的女人却再一次站在了苏家门外。依旧是抱着那个青布包袱，依旧说要求见苏三公子。这一次，苏大侠亲自在书房见了她，想来可能也是夹缠不清，只说了几句话，就怒气冲天地把女人赶出了大门，跟着，又把全家叫到了一起，吩咐说，女人要是再来，就当看不见，谁也不许放她进来，更不许同她说话。

那古古怪怪的女人却像是着了魔，从那以后，每到冬天，就会带着那个青布包袱出现在苏家的门外，每一次，都说要见苏三公子。不让她进门，女人就站在门外等，也不同人说话，一站就是一整天，总要到天全黑了才肯离开——

年年如此，只是那模样，却一年更比一年憔悴了。

苏妄言曾经躲在暗处偷看过几次。女人一个人站在门外的时候，总是把那个布包袱紧紧抱在怀里，有时候，会突然低头看着那包袱喃喃自语。那眼神，柔得像水，甜得像蜜，也说不清究竟是哪里不对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就让人遍体生寒。

一来二去，苏妄言也隐约察觉到了其中像是有些不对劲的地方。看那女人的进退举止并像不是无理取闹。但她要找的又分明不是自己的三弟，若不是有什么人胆大包天，假冒苏家之名蒙骗了她，那么，难道苏家当真还有第二个苏三公子吗？

被勾起了好奇心的苏妄言，总想找个机会向女人问个明白，只是碍着旁人耳目，也不好过去搭话。

一直到了五年前。

这一年，苏妄言依然远远立在院墙下观望。这次，女人一来就在门外跪下了，也不说话，也不动弹，就那么直挺挺地跪在雪地里。守卫不忍心，终于壮着胆子去请了苏大侠出来。见了苏大侠，女人先是扯了扯嘴角，像是想笑，却没能笑出来；又像是想说什么，却终于还是没说，一张脸上，全是凄凉。

远远看见女人在雪地上深深地磕了三个头，一抬头，两行眼泪就扑簌簌地滚了下来。苏大侠看着女人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，在门口站了足有一炷香的时间，突然叹了口气，回身进去了。女人见他转身走了，眼泪更是成串掉下来，伏在雪地上放声痛哭了一场，方才起身走了。

从那以后，女人就再也没有来过洛阳苏家。

谁都不知道，她是什么人，她要见的苏三公子又是什么人。

苏妄言微微一顿，深深吸了口气："我原以为，这辈子是再不会见到她的了，没想到一个月前，竟然又让我遇到了她！"

"怎么？今年她又去了苏家？"

苏妄言摇了摇头："我是在锦城见到她的。"

韦长歌奇道："锦城？你去那里干什么？"

苏妄言听了他的问题，却突然大笑起来，道："说起来又是一桩趣事了——

中秋的时候，我收到一张请帖，邀我去锦城梅园参加一件盛事。说是那梅园主人遍邀了天下的才子名士，要在十一月初四举办一个赏花诗会，准备效仿当年的兰亭盛会，也为后世留一段‘梅园雅集’的韵事。”

韦长歌忍不住笑道：“什么赏花诗会，不过是几个文人墨客，聚在一起喝几杯老酒，发几句牢骚，做几首酸诗罢了，有什么意思？你倒还当真去了？”

苏妄言摇头道：“我原本也是像你这么想的，但那张请帖却很有点意思。”

略一思索，琅琅诵道：“陈王宴平乐，季伦宴金谷。嵇阮结旧游，逸少集兰亭。是皆豪杰，而擅风流。流觞曲水，乃曩昔之雅韵；步月南楼，有当世之高士。地无所产，唯余一江碧水，园实偏僻，幸得三千寒梅。鄙者崇古，敢备薄酒以效先贤。闻君令名，雄才高义，抱玉东都，领袖中原。颇愿得聆高论，使我微言复闻于今朝。梅园主人，十一月初四，待君于锦城梅园。”

韦长歌听了，微笑颔首：“果然有些意思。”

苏妄言道：“更有意思的，是送出这请帖的人。你猜这位梅园主人是谁？”

韦长歌不由好奇：“谁？”

苏妄言一笑，淡淡道：“君如玉。”

韦长歌一怔，反问道：“君如玉？君子如玉君如玉？”

苏妄言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韦长歌眼睛微微一亮，道：“十年前，江南烟雨楼楼主君无隐北上中原，回到烟雨楼的时候，身边就多了个孩子，据说是在外面捡来的孤儿。那孩子自幼聪颖，极有天资，很得君无隐疼爱。君无隐膝下无子，便给那孩子取名如玉，收作义子，如今君楼主不问俗事，偌大的烟雨楼，就交给这君如玉了。见过这位如玉公子的人，都说此人真正是个温润如玉的君子，又号称是‘天下第一聪明人’。若是这等精彩人物做东，‘梅园雅集’倒还真是不能不去了！”

苏妄言点头道：“我平日里听人说起如玉公子种种传闻，也早就想见见这位‘天下第一聪明人’了，只可惜他一向深居简出，甚少离开烟雨楼，因此一直无缘得见。所以那时，我原本也打算不去的，但一看到落款处‘君如玉’三个字，就立时改了主意。”

韦长歌往前探了探身，兴致勃勃地问道：“结果呢？那赏花诗会怎么样？你见到君如玉了吗？如玉君子、如玉君子——果然如玉否？”

苏妄言叹道："我一到那里就后悔了。"

韦长歌一愣："怎么了？"

苏妄言又叹了口气，学着他先前的语气道："不过是几个文人墨客，聚在一处，喝几杯老酒，发几句牢骚，做几首酸诗，自恃风流罢了。还能有什么？难为我听了一夜那些似通不通的宏言伟论，倒做了好几夜的噩梦。"

韦长歌怔了怔，道："有天下第一聪明人做东，何至于此？那，君如玉呢？你在锦城见到他了吗？"

苏妄言冷笑道："见是见了，不过是'相见不如不见'。我看那君如玉，不过有些许小才，行事中规中矩罢了。'如玉'二字未免夸大，所谓'天下第一聪明人'，就更是无从说起。实在教人失望得很。"

韦长歌闻言，面上隐隐有些惋惜之色，嗟道："盛名之下其实难副，却是自古皆然……对了，你说你在锦城遇到了那个姓凌的女人，又是怎么回事？"

"那是我从锦城回来的路上了。"苏妄言想了想，缓缓说道，"那日，我出了锦城，不巧路上一道木桥坏了，只能绕路，偏偏天又黑得早，便错过了宿头。本来要再往前赶一段路，找个人家借宿的，但那天晚上，月光十分皎洁，照着山路两旁，蔓草丛生，四野无人，很有些冬日山林的寂寥意趣，我索性就在山道旁找了个地方，生了堆篝火，准备露宿一宿。"

说到这里，迟疑了一下，却不说下去，欲言又止地望向韦长歌。

韦长歌笑道："怎么不说了？"

苏妄言踟蹰片刻，犹豫道："后面发生的事情，很是奇怪，连我自己都说不清，那究竟是真的，还是在做梦……"

韦长歌知道他素来要强，怕他着恼，忙赔着笑道："你放心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相信。"

苏妄言笑了笑，这才接着道："那天夜里，我才睡着，迷蒙间，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接着便是一阵语声——那语声很是奇怪，像是有人在说话，却又低沉含混，咿咿呀呀的，不似人声……"

苏妄言听到那声音，已醒了过来。

循声望去，不远处的几棵古松背后，影影绰绰的，有着两道人影。隔着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